

## 英语押题卷（二）

### 第二部分 阅读

#### 第一节

##### A

澳门科技大学（MUST）成立于 2000 年，现已迅速发展成为澳门最大的多学科大学。MUST 致力于培养各领域专业的人才，同等重视教学与科研，注重课程质量，追求卓越，并在学术发展上不断攀登新高峰。

2022 年 5 月，澳门科技大学成为澳门首所获得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QAA）全面院校评审（IA）认证的大学。该校坐落于氹仔岛，校园面积约 21 万平方米。这里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是学生攻读高等教育和开展研究的理想之地。

澳门科技大学秉承“促进文化交流、培育智识成长、推动经济发展、增进社会进步”的使命。大学紧密贴合澳门及祖国快速发展的需求，借鉴并融合世界顶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经验，创设并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项目，主要目标是培养高素质人才。同时，澳门科技大学在多学科前沿研究方面投入巨大努力，力求跻身亚太地区知名大学之列。

澳门特别行政区（SAR）政府已授权澳门科技大学颁发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部分课程以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授课。除了本地学生外，澳门科技大学还吸引了大量来自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学生。目前，该校在校生人数超过 23,000 人，其中包括约 3,200 名博士生、6,000 名硕士生和 13,900 名本科生。

##### B

66 岁的韩华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手执在中国、突尼斯及法国职教斩获荣耀的照片，娓娓道来他辉煌的乒乓教练生涯。

1958 年出生的韩华，自幼便与乒乓球结下不解之缘。凭借着过人的天赋与不懈的汗水，他在青少年赛事中屡创佳绩，最终踏入梦寐以求的国家队大门。除了是一名职业乒乓球运动员外，他还展现出了自己作为杰出教练的卓越才能。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便积极派遣体育项目的教练赴海外，助力提升各国竞技水平。韩华便是这一其中的一员，1984 年，他踏上了突尼斯的土地，开启了长达十二年的执教征程。在他的指导下，突尼斯乒乓球队在非洲大陆大放异

彩，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988 年奥运会时，四名突尼斯选手获得参赛资格，占当时非洲大陆四分之一的席位。

20 世纪 90 年代，法国乒乓球迎来了黄金时期，以坚持不懈并获得奥运会亚军和世界冠军的让-菲利普·盖亭为代表，预示着法国队将在该项目上占据一段时期的主导地位。由盖亭、帕特里克·希拉、克里斯托夫·勒古和达米安·埃洛伊组成的法国队在世界杯和世锦赛上取得了骄人的战绩。然而，随着他们在本世纪初相继退役，这支曾经强大的队伍再未取得如此佳绩，因此法国乒协（FFTT）急需一位救星，以恢复法国的昔日辉煌。

韩华拥有丰富的执教经验，且法语流利，因此他成为了理想的人选。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韩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法国男队在 2016 年欧洲锦标赛上取得了四十年来最出色的成绩：埃马纽埃尔·莱贝松夺得男单冠军，而西蒙·高茨则获得了银牌。

## C

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交流方式千差万别。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下，了解这些差异及其根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爱德华·T·霍尔提出的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概念，是理解这些差异的一种途径。

高语境文化的交流方式注重信息中的潜在语境、含义和语调，而不仅仅是文字本身。相反，低语境文化期望沟通的内容能够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以避免有造成困惑的风险，并且，如果信息不是那么清楚，就会拖慢沟通的进程。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留下任何解释的空间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一种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还是低语境文化，这一特征虽然可能较为复杂，但它却能决定特定文化的许多其他方面。例如，在高语境文化中，相似性是一个重要特征。这是因为高语境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通常具有相同的教育水平，以及共同的种族背景、宗教信仰和历史。凭借这些共享的经历，在传递信息时，人们可以假设听众会以相同的方式思考，并领会某人言语或文字中的隐含信息，从而使信息契合语境。而在低语境文化中，情况则恰恰相反。低语境文化通常具有多样性，并且更注重个体而非群体。沟通的内容必须足够直白，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够理解。

正如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在整体沟通方式上存在差异一样，它们的沟通

形式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高语境文化更倾向于口头交流，而低语境文化则更偏爱书面交流。在低语境文化中，发送简短而频繁的信息（如电子邮件、短信和在线消息）更为常见。低语境文化还希望交流聚焦于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发生了什么事？在哪里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将如何发生？而高语境文化则倾向于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更注重长篇大论的交流形式，并且这些交流并不总是聚焦于基本问题展开。

## D

关于人类与机器人及其他无生命物体之间关系的电影和电视剧，感觉已经存在了很久。从《人工智能》到《玩具总动员》，拟人化——即将人类的特征和情感赋予无生命物体这一手法，表明了人类在看待非人类角色时会产生某种共情。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科学家进行了两项相关研究，探讨了人类对恐龙形机器人的反应。这个名为 Pleo 的恐龙，首先展示了它被抚摸和给予关爱的场景，随后又展示了它受伤的情景。第一项研究询问参与者，在 Pleo 受到虐待和得到关爱后，他们与 Pleo 产生了哪些情感联系。几乎所有参与者都表示，在观看 Pleo 受折磨时，他们感到很难过。

在第二个项实验中，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被用来记录当一个人目睹另一个人、一个机器人或一个无生命物体遭受痛苦时，其大脑的哪些区域被激活。当给予关爱时，大脑边缘系统的同理心区域被激活。根据研究，当机器人和人类受到伤害时，参与者的反应相似，表现出“对虐待情境下的人类的负面同理心关切”。

这两项研究的主要作者阿斯特丽德·罗森塔尔-冯·德·普滕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机器人技术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创造出能够与人类用户建立长期关系的机器人伴侣，因为机器人伴侣可以成为有用且有益的工具。它们可以帮助老年人完成日常事务，让他们能够更长时间地独立在家生活；可以在特定环境为残障人士提供帮助；还可以在病人的康复过程中陪伴他们。”

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将以何种方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设计精良且得到妥善维护，它们最终可能会比我们最初预期的还要有用。